香妮兒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香妮兒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任城某夫人，為金鄉世家女。偶歸寧，遇一農家婦，年廿餘，裙布釵荊，貌頗修潔，依依膝下，堅乞携之返任城，任灑掃炊爨諸事，不計傭值也。夫人允其請。歸則勤厥職，得人憐。惟卓午後，必懷兩蒸餅貿貿焉、皇皇焉出走於城廂內外，日下舂始回，月餘無間。夫人詫而問之，默無以應，涕涔涔。堅詢之，始愴然自陳云：「兒夫家頗充裕，非傭而後食者，頃隨夫人來，為尋老母消息耳。」因而泣下。曰：「妮子殊懵懂！婦人出嫁，非繈褓間物，豈有自家門戶一轉瞬而茫然者耶？北堂所居，循途即得，何若是之難尋？」曰：「非也。兒家本赤貧，年五齡，父病卒，母盡售茅棚長物，始購薄桐棺，携兒送葬北鄺。後自度萬不能守，道至一處，有橋有河，河有船，岸有行旅，宛目前南關風景，當日不識也。正行時，一男兩女自東來，與兒母刺刺言。母涕不能仰，旋解襟上五文錢，買一炊餅，置兒手。瞥眼間，母不見，滾地袁號，亦無人問。因煢煢入一城門，沿街行鋪，趨就乞食。三四日忽遇一莽男子，凝睇多時，問我蹤跡，具告之。渠詭云兒戚，且云：『汝母改嫁，汝將何依，曷依我為活』？不得已，涕泣隨之。行二日，達一村墅，即今金鄉之鄉，其家一翁、一嫗、一童男，與渠語多時，渠書一紙與翁，翁以兩貫錢與渠，渠去，兒遂留。翁嫗即今之舅姑也，童男即今之良人也。幸舅姑愛兒若己出，年十六即配為兒婦。家務農，頻年有秋。惟兒背人時號慟，蓄求母之志且堅。舅姑得其情，憐而許可，始承夫人携帶至此。不得母，誓不還耳。」夫人急撫其背，曰：「孝女也，孝女也！向幾皮相子矣。然而茫茫道途，從何蹤跡？別已十數年，汝母之聲音笑貌尚記其仿佛耶？」曰：「吾母齒雖邁、服雖更，而面龐固無日不嵌兒心曲。見可得其似，問可得其詳，只慮求不面，不慮面不識耳。」夫人嗟賞，聽其出遊，且命臧獲代物色。

時正首夏，農功正忙，村姑老少妍媸，咸作苦於綠蔭深處。女瞰釵笄多處，必趨與攀話，說當日別母事。人俱愛憐，然罔知母耗，惟代為扼腕而已。一日行倦，視路口有

尼庵，內外岑寂，靈篩不卷，爐篆猶溫，龕內肖一女像，水仙也。女對之叩拜，默禱喃喃，即就蒲團憩而假寐。甫交睫，突一美女子風裳月帔，環珮姍姍，自外至，呼女曰：「汝尋母者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慘慘烏私，思之不得。於何求之？石佛之側。」言已，指內曰：「汝母來矣。」女一回首，則美女頓杳。而己亦頓寤，乃牢牢記石佛二字。適優婆來，問庵有石佛否？曰：「無。」問：「郊有石佛祠乎？」曰：「東去數里，良有石佛閘，祠則未聞也。」女恍然若有所悟，視庭前松影正覆槐，日尚高，急望東狂奔。少頃至閘，果有石佛古跡。然鴉奴龍媼，誰示指南？一老嫗滿面雞皮皺者，神情居然似母，心急不辨真贋，遽抱而呼之曰：「娘！」聲淚遽迸。嫗大驚，自云：「從未生女，誰家女子來此戲弄老身？」女頗自慚，旁觀者莫不鼓擊以為孟浪。忽一斑白婦瞭視良久，遽呼女曰：「汝是香妮兒耶？」女破涕急應曰：「兒是香妮。」曰：「是香妮，當是吾女。」女悲號云：「識香妮者，當是吾母。」母云：「且緩，真香妮耶，其左脅下有小瘤，如龍眼大。」女躍起自承而大呼曰：「兒有瘤，兒真有瘤。」與母摸索，果不誣，乃相持痛哭。既而母又疑非是，且輟哭間，忽兩少年聞聲坌至，曰：「母何悲？」曰：「汝姊來，汝姊來尋我矣。」少年錯愕，蓋母再醮所生之兩子也。後夫故家小康，因從未言當日有女，故驚駭莫比。哭已，携至家，互述遭遇，兩弟叩以女兄禮，笑啼並作，鄰人來觀。秉燭夜闌，相對若夢，問女何以至此？以邑紳夫人對。翌携禮物謝夫人，並以冥鏹麥飯尋女父葬處。至則萬塚攢攢，驚禽駭獸相飛逐，一抔黃土久已模糊。日暮始痛哭而返。然而兩家姻婭，則由此始通。某夫人矜其孝，囑文人作傳以傳之，因循未果。黃君近午為我言，故筆其梗概。又云：女初遇母時，匆促三四語，即跪進懷中蒸餅。母云：「我此時固未嘗饑也。」曰：「母雖不饑，然兒之寸心固無日不愁母饑，每一閉目，即見母當日啼饑情狀。」是語也，即愚人耳，亦當淚漣。

懊儂氏曰：香妮由棄而行乞，由乞而遭拐，而為人家婦，迢迢十數載，艱苦備嘗。其心中只知有母，不知有他，卒也孺慕之思酬於一旦，其某夫人之慈惠與？抑水仙神之靈感與？蓋一腔至性，百折不回，早已格鬼神而達帝天矣。彼席豐、履厚而不能事其親者，鬚眉耶，非鬚眉耶？如香妮兒者，巾幗耶？非巾幗耶？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